

平壤出土西汉《论语》竹简校勘记

单承彬

20世纪90年代初期,在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域贞柏洞364号墓出土了《论语》竹简(以下简称平壤简)。该墓墓主是当地郡府的属吏,墓中还发现了几件西汉元帝初元四年(前45年)做成的户口簿木牍等公文书抄写本,因此,该墓被认定为初元四年后不久建造的。这批《论语》简约120枚左右,内容集中在《论语》的《先进》、《颜渊》两篇。通过照片可以辨识的共44枚竹简,其中完简39枚,残简5枚,共756字(《先进篇》33枚,589字;《颜渊篇》11枚,167字),契口等编缀痕迹及书写文字都比较鲜明、清晰,《先进篇》甚至可以复原其篇章构成。

通过韩国学者尹龙九、金庆浩等先生的努力,不仅44枚竹简已全部释读,且还与1973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西汉竹简《论语》(以下简称定州简)及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论语》(以下简称今本)作了初步比较。在此基础上,本文以平壤简为底本,依照通行本《论语》顺序排列,以定州简和今本为主要校本,再参校以其他相关《论语》资料,爬梳连缀成篇,以期能够发现早期《论语》的某些特征。

11.1^①·^①孔^②子曰先进于□□^③野人也后进于^④□□^⑤君子也(简首完整,简尾残损,残简2^②)

校勘记:

[1]·:平壤简在简端标注“·”,标明《论语》一章的开端。按:正是有了这个圆点,我们知道了平壤简所反映的西汉时期《论语》具体的分章情况,厘清了后来关于分章的一些争论。而且,平壤简《论语》的每一章都占据完整的一简或数简,绝不附在他章之后继续书写,章与章之间互不混淆。

[2]孔:今本无“孔”字。

①该序号是该简在今本《论语》中的篇、章数,11.1即表示此简在今本《论语》的《先进篇》,属第一章,下同。

②括号中的内容,是描述该竹简的完整情况,后面的数字是竹简整理时的编号,下同。

[3]□□:此处所阙二字,今本作“礼乐”。

[4]於:此章今本下引孔安国注云:“后进与礼乐,俱得时之中,斯君子矣。”翟灏《四书考异》因疑《古论》“於”作“与”,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(以下简称《正义》)云:“与即於字之误。”又,《大戴礼记·卫将军文子》引《论语》此章,“於”作“于”。

11.4·孔子曰^[1]回也非助我者也^[2]于吾言无所不说^[3](首尾完整,10)

校勘记:

[1]今本、定州简作“子曰”。《论语集解》斯坦因 0782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斯 0782)径作“曰”,非。

[2]《论语集解》伯希和 3254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伯 3254)、《论语集解》伯希和 2620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伯 2620)、斯 0782 均无“也”字。

[3]斯 0782、《论语集解》斯坦因 3011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斯 3011)、伯希和 2584 号唐写本《论语》白文(以下简称伯 2584)“说”作“悦”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(以下简称《释文》)云:“不说,音悦。”徐干《中论·智行》:“仲尼亦奇颜渊之有盛才也,故曰:回也非助我者也,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按:《尔雅·释诂》云:说,乐也。《说文》有“说”无“悦”,“悦”乃“说”之俗体。

11.6·□□^[1]三复^[2]白圭^[3]孔子以其兄之子^[4](简首完整,简尾残损,残简 3)

校勘记:

[1]□□:此处所阙二字,今本作“南容”。

[2]复:伯 3254、伯 2620、斯 0782 均作“覆”。《释文》:“三复,息暂反,又如字。”按:覆、复,古多通用。

[3]白圭:《大戴礼·卫将军文子》云:“独居思仁,公言言义,其闻诗也,一日三复白圭之玷,是南宫绌之行也。”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篇》略同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云:“三复白圭之玷,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刘宝楠《正义》云:“多出‘之玷’二字,当出《古论》。”《释文》亦出“之玷”二字。按:《大戴礼》及《史记》并非直接征引《论语》成文,《释文》出“之玷”,继出“可磨”,乃为孔安国注“白圭之玷尚可磨也”而发,非经文有此二字也。

[4]之子:《太平御览·珍宝·圭》引《论语》此章,云出《雍也》篇。今本属《先进》篇。按:平壤简集中在《先进》、《颜渊》两篇,且以《先进》居多,《太平御览》恐误。

11.8·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^[1]孔子曰^[2]材^[3]不材亦各^[4]其子也(首尾完整,39)鲤也死^[5]有棺^[6]毋^[7]椁^[8]吾不^[9]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(首尾完整,22)

校勘记:

[1]请子之车:今本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(以下简称皇本)、唐开成石经

《论语》(以下简称唐石经)、物茂卿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(以下简称《补遗》)所谓“古本”(以下简称古本)及日本所传之天文本、武内本和斯 0782、斯 3011、伯 3254“车”下有“以为之椁”四字。《补遗》云:“足利本脱‘以为之椁’四字。”然津藩本、正平本亦无此四字。《释文》不出“之椁”而出“无椁”,说明陆德明所见本亦无此四字。吴騫《论语皇疏参订》(以下简称《参订》)卷六认为:“陆氏《释文》、《史记》索隐、贾公彦《周礼》疏并无四字,知古之善本皆如此。盖颜路虽欲以车为椁,顾在师前,要难出诸其口,故但托请车。夫子知其欲以营椁,故告之云云。皇氏《疏》意亦与足利本同,而《考异》^①谓其脱此四字,似失于深考。”吉田汉宫《论语集解考异》亦云:“诸旧本及《经典释文》无此四字为正。《弟子传》云:颜回死,颜路贫,请孔子车以葬云云,无为椁之事。《弟子传》皆据《论语》而为文,是史迁所见亦无此文也,故云‘以葬’。注家据下‘有棺无椁’之文,遂解云‘卖以为椁’,其实亦推说而已。后人却据注及下文,插入此四字无疑。”按:定州此简为完简,此处作四个“□”,其来源只有两种可能:第一,因下文“以为之椁”误衍;第二,定州简之底本本来有“以为之椁”四字,在后来的校读中又据另本删削之。考王充《论衡·问孔篇》云:“(颜渊)死,有棺无椁,颜路请车以为之椁。”《孔子家语·弟子解》王肃注亦谓:“《论语》云:颜回死,颜路请子之车,以为之椁。子曰:鲤也死,有棺而无椁。”说明至少在东汉、三国时期,就出现了有此四字的《论语》传本。因此,最有可能性的是,在定州简和平壤简抄写的年代,就流传着有和无“以为之椁”四字的两种《论语》本子。

[2]孔子曰:定州简同。各本均作“子曰”。

[3]材:定州简同,《弟子传》亦引作“材不材”,各本作“才”。按:《说文·木部》:材,木挺也,从木才声。《楚辞·九章》:“材朴委积兮。”王逸注:条直为材。《才部》:才,草木之初也。故才多与哉通。钩此二谊,以作“材”为长。然二字均音昨哉切,可通用,《易·系辞》“通三才”,唐石经即作“材”。

[4]各:今本、定州简“各”下有“言”字,疑平壤简误脱。

[5]鲤也死:今本、定州简、《弟子传》引、皇本及伯 3254、斯 0782、斯 3011、伯 2620、《论语集解》伯希和 3474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伯 3474)、伯 2584、皇本、天文本同,正平本、古本作“鲤死”。按:许慎《五经异义》云:《公羊》说:臣子先死,君父犹名之。孔子曰:鲤也死,是已死而称名。郑玄驳曰:《论语》云:鲤也死,有棺而无椁,是实死未葬前也。(见《驳五经异义》)如此,似以作“鲤也死”为正。

[6]有棺:定州简及《论衡·问孔篇》同,各本“棺”下有“而”字。

[7]毋:各本均作“无”。按:《仪礼·士昏礼》:“父送女,命之曰:戒之敬之,夙夜毋违命。”郑注:“古文‘毋’为‘无’。”贾公彦《疏》云:“以许氏《说

^①按:即山井鼎《七经孟子考文》,下同。

文》，毋为禁辞，故从经今文‘毋’为正也。”其实，二字古代多通用。

[8]榘：定州简作“郭”，皇本、正平本、古本及《论衡·问孔篇》、《家语》王肃注、丘光庭《兼明书》卷三、《史记》索隐均引作“榔”。按：榘，榔，古今字，其实一也；定州简作“郭”者，同音假借。

[9]吾不：皇本、正平本、古本、津藩本、武内本“不”下有“可”字。

11.10 ·颜渊死子哭之动^[1]从者曰子动矣子曰^[2]有动乎哉^[3]非（首尾完整，34）

校勘记：

[1]动：定州简同，各本均作“恟”，下同。按：《说文》无恟字，刘宝楠《正义》、冯登府《论语异文考证》均以为恟即忡字之省，且谓：“郑注云：恟，变动容貌，亦以恟字从动得义。”然《说文·心部》云：“忡，迟也，从心重声。”似与“恟”字无涉。考《说文》有“忡”字，云：“朗也，从心由声。《诗》曰：‘忧心且忡。’”《诗·小雅·鼓钟》：“忧心且妯。”毛《传》：“妯，动也。”郑《笺》：“妯之言悼也。”孔《疏》：“忧结于心，且为之变动容貌也。”《尔雅·释诂》亦云：“妯，动也。”郭璞注：“《诗》曰：忧心且妯，……皆摇动貌。”正与郑注合。

[2]子曰：皇本、正平本、古本、伯 2620、伯 3254、伯 3474、津藩本、足利本、天文本、武内本同，今本、定州简、伯 2584、唐石经无“子”字。

[3]哉：各本无“哉”字。

11.11 ·颜□^[1]死门人欲厚塋^[2]之子曰不可门人厚塋之子曰（首尾完整，8）

校勘记：

[1]颜□：各本均作“颜渊”。

[2]塋：各本均作“葬”，下同。按：《说文·草部》：“葬，藏也，从死在草。”则从草为正体。葬又可俗写从土作塋，以其葬于土中也。《吕氏春秋·节丧篇》：“葬不可不藏也，葬浅则狐狸扣（读曰掘）之，深则及于水泉。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，以避狐狸之患，水泉之湿。”

11.13 ·闵^[1]子^[2]侍侧欣欣^[3]如也子□^[4]行行如也冉子^[5]子贡^[6]衍□^[7]（首尾完整，16）如也子乐曰^[8]若由也○^[9]不得其死然（首尾完整，6）

校勘记：

[1]闵，定州简作“颡”，音近假借。

[2]子：今本、定州简、伯 2620、《论语集解》伯希和 3402 号唐写本（以下简称伯 3402）、伯 3254、斯 0782、伯 2584、唐石经及《汉书·叙传·幽通赋》师古注引同，皇本、古本、津藩本、正平本、天文本、足利本“子”下有“骞”字。

[3]欣欣：定州简作“言言”，各本作“閭閭”。按：《汉书》卷四十六《万石君传》：“僮仆欣欣如也，唯谨。”师古曰：此欣读与閭閭同，谨敬之貌也。《说文·

言部》：“闇，和说而诤也，从言，门声。”或省作“言”，《礼记·玉藻》“二爵而言言斯”，郑玄注：“言言，和敬貌。”与《说文》及颜师古说正合。

[4]子□：各本“□”作“路”。

[5]冉子：定州简、正平本、唐石经、津藩本、天文本同，今本、皇本、伯 2620、《论语集解》伯希和 4732 号唐写本（以下简称伯 4732）、斯 0782、伯 2584、斯 3011 作“冉有”。

[6]子贡：定州简作“子贛”，《说文·川部》侃字下引《论语》作“子路”。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：“今贛人敖仓，予人河水。”高诱注：“贛，读如贡，赐也。”《说文》亦云：“贛，赐也。”段玉裁注谓：“端木赐字子贛，凡作子贡者，亦皆后人所改。”恐非。

[7]衍□：定州简作“衍衍”，各本作“侃侃”。《说文·川部》侃字下引“《论语》曰：子路侃侃如也。”按：平壤简、定州简“侃侃”均当作“衍衍”。《说文》：“侃，刚直也。”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郑注：“行行，刚强之貌。”按：《乡党篇》“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”，《集解》引孔曰：“侃侃，和乐貌也。”荀悦《前汉记》别本“万石君童仆侃侃如也，唯谨”（见明陈耀文《经典稽疑》卷上）、韩愈《韩弘神道碑》“事亲孝谨，侃侃自将”皆用其义。而《说文》云“衍，行喜貌”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衍，乐也”，与孔注“侃侃”如出一辙。因此，平壤简、定州简之“衍衍”二字，恐即“衍衍”之形误。“行”字本无“刚直”之训，“子路行行如也”，似当从《说文》所引作“侃侃”为正。《说文》段注和刘宝楠《正义》认为此乃许氏笔误，恐非。至于平壤简、定州简均作“子路行行如也”，而不作“侃侃”，与许慎所见孔壁中《古文论语》不同，当是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差异，是《鲁论》、《古论》的分歧而已。

[8]子乐曰：皇本、古本及《汉书·叙传·幽通赋》师古注引同，今本、定州简、正平本、伯 2620、伯 3402、伯 3254、伯 3474、斯 0782、天文本无“曰”字。《弟子传》云：“孔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？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注引：“季路死，孔子曰：‘若由不得其死然。’”虽非《论语》成文，然司马迁、高诱所见本似亦有“曰”字。《文选》卷十四班孟坚《幽通赋》注：“《论语》曰：子路行行如也。子曰：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又卷五十六崔子玉《座右铭》注：“《论语》曰：闵子侍侧，闇闇如也。子路，行行如也。子曰：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则李善所见《论语》明确作“子曰”。按：“子乐”，抑或“子曰”，学者多有争论。戴溪《石鼓答问》：“若说群弟子侍侧，气象如此，而夫子乐。则子路之行行，圣人固忧之，何乐之云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，亦非夫子语，是门弟子记一时之事。”孙奕（履斋）《示儿编》卷五更明确指出：“闵子侍侧，闇闇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此三句非夫子之言，乃当时记事者之言也。继之以‘子乐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’云者，乃是夫子因子路行行，遂指其胸中之病，而为是言。则‘子乐’当作‘子曰’，声之误也。曰、悦声相近，写者既误以为悦，又转悦为乐故也。既以由也为

不得其死,又何乐之有!”桂文灿《论语皇疏考证》卷六:“郑康成云:乐各尽其性也。由也不得其死,虽不可乐,各尽其性,固可也。履斋之说,与郑康成违,非也。履斋此书,好立新说,以矜奇异,殊无足取。”要以刘宝楠的说法较为公允,其《正义》云:“有无‘曰’字,皆可通。惟‘乐’字,郑注已释之,断非‘曰’字之误。”

[9]○:平壤简此处空一字,当是书写后校读中删削使然。

11.15 ·孔子曰^[1]由之瑟^[2]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孔^[3]子(首尾完整, 27)

校勘记:

[1]孔子曰:各本作“子曰”。

[2]由之瑟:今本、斯 3011、斯 0782、伯 2620、伯 3254、伯 3402、伯 2584、唐石经同。皇本、古本、津藩本、正平本、足利本、天文本作“由之鼓瑟”。桂文灿《论语皇疏考证》卷六:“皇本‘瑟’上有‘鼓’字。《七经孟子考文》载古本、高丽本及《说苑》载此事并同。鼓瑟之文,见下《侍坐章》及《毛诗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。《集解》载马注亦应有‘鼓’字^①。如单言‘瑟’而不言‘鼓’,则由之瑟亦犹人之瑟耳,何异之有!皇本是也。”按:《说苑·修文》:“子路鼓瑟,有北鄙之声,孔子闻之,曰:‘信矣!由之不才也。’”^②刘向此文盖另有所本,不足以证《论语》之文。《毛诗》、《战国策》虽多言鼓瑟事^③,亦与《论语》本文无涉。如此,桂氏之说无足训。考《论语集解》唐写各本皆无“鼓”字,则经文此字恐因注、疏误衍。

[3]孔:各本无“孔”字。

11.16 ·子贡问^[1]师也^[2]与商也孰贤^[3]孔子曰^[4]师也迪^[5]商也不及然^[6](首尾完整, 4)则师愈也^[7]子曰过犹不及也^[8](首尾完整, 1)

校勘记:

[1]子贡问:皇本、古本、武内本“问”下有“曰”字。

[2]师也:今本、正平本无“也”字。

①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马融曰:“言子路鼓瑟,不合雅颂也。”

②翟灏《四书考异》云:《说苑》载此事原作“鼓瑟”,《家语》为“鼓琴”。明正德时,何氏孟春校注《家语》,从《说苑》改“瑟”,而毛氏汲古阁依北宋板仍刊作“琴”。《集注》引《家语》“子路鼓瑟,有北鄙杀伐之声”,则当时朱子所见确是“瑟”字。

③《毛诗·山有枢》“山有漆,隰有栗,子有酒食,何不日鼓瑟”、《车邻》“既见君子,并作鼓瑟”、《鹿鸣》“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“我有嘉宾,鼓瑟鼓琴”、《常棣》“妻子好和,如鼓瑟琴”、《鼓钟》“鼓钟钦钦,鼓瑟鼓琴”,《战国策·齐策》“临淄甚富而实,其民无不吹竽鼓瑟、击筑弹琴”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同),《史记·蔺相如传》“秦王令赵王鼓瑟”、《张释之传》“使慎夫人鼓瑟,上自倚瑟而歌”,皆言鼓瑟事。

[3]贤:今本、斯 3011 同,皇本、正平本、古本、伯 2620、津藩本、武内本“贤”下有“乎”字。

[4]孔子曰:各本作“子曰”。

[5]师也迪:各本“迪”作“过”。据平壤简此章下文,亦当是“过”字。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云:“子曰:师尔过,而商也不及。”郑玄注:“过与不及,言敏钝不同,俱违礼也。”

[6]然:各本“然”上有“曰”字。

[7]师愈也:定州简作“师也谿与”。各本“也”作“与”。斯 0782“愈”作“俞”。按:愈、谿、俞,同音通假。

[8]也:定州简、皇本、正平本、津藩本、古本同,今本、伯 2620、伯 3254、伯 3402、伯 3474、斯 0782、斯 3011 无“也”字。

11.17 也小子鸣鼓如攻之^[1]可也(首尾完整,14)

校勘记:

[1]鸣鼓如攻之:今本、定州简、正平本“如”作“而”。按:如、而,经传多通用。皇本作“鸣鼓攻之”。按:《论衡·顺鼓篇》引亦作“鸣鼓攻之”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:“孟子曰:求也为季氏宰,无能改于其德,而赋粟倍他日。孔子曰:求,非我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,可也。”

11.18 ·柴^[1]也愚参也鲁师也辟^[2]由也猷^[3]孔子曰^[4]回也其□□^[5](首尾完整,12)屨^[6]空赐不受命如^[7]□□焉億^[9]则居^[10]中(首尾完整,28)

校勘记:

[1]柴:定州简“柴”作“揆”。

[2]师也辟:今本、伯 2584、《释文》同,皇本、斯 3011、斯 0782、伯 2620、伯 3254、伯 3402、古本、足利本、武内本“辟”作“僻”,辟、僻同音通假。正平本、津藩本、天文本作“师僻也”。《弟子传》引此章作“师也辟,参也鲁,柴也愚,由也彥”,司马贞《索隐》:“《论语》先言柴,次参,次师,次由。今此传序之亦与《论语》不同,不得辄言其误也。”按:《正义》曰:“皇本辟作僻,此依马注误改。”然裴骃《集解》引马融曰:“子张才过人,失于邪辟文过。”则刘宝楠之说不可信。

[3]由也猷:定州简同。今本及各本“猷”作“彥”,猷、彥音近,可通。正平本、津藩本、天文本作“由彥也”,《史记》裴骃《集解》引郑玄注亦作“彥”。《尚书·无逸》孔颖达疏:“《论语》曰:由也彥。彥则叛彥,欺诞不恭之貌。”阮元《校勘记》云:“《说文》有彥无彥,彥乃彥之俗字。”

[4]孔子曰:定州简同,今本、正平本作“子曰”。《释文》云:子曰回也其庶乎,或分为别章,今所不用。

[5]□□: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作“庶乎”二字。

[6]屨:定州简作“居”^①。

[7]如:定州简无此字,今本、正平本作“而”。

[8]□□:定州简、今本作“货殖”二字。《论语笔解》谓货当为资、殖当为权字之误,此系韩愈臆说,不足据。

[9]億:定州简作“意”,皇本、古本、正平本、足利本作“憶”。按:《汉书·货殖传》:“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,曰:‘回也其庶乎!屡空。赐不受命,而货殖焉,意则屨中。’”师古注:“《论语》载孔子之言也。颜回庶几圣道,虽数空匮,而乐在其中。子赣不受教命,惟财是殖,億度是非,幸而中耳。意,读曰億。”阮元《校勘记》云:“億、憶,皆意之俗字。”则定州简作“意”为正字。

[10]居:定州简作“居”,今本作“屨”。

11.19 ·子□□^①善人之道子曰不浅迹^②亦不入于室子曰论(首尾完整,37) 笃^③是与君子者乎^④色状^⑤者乎(首尾完整,15)

校勘记:

[1]□□: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均作“张问”二字。

[2]浅迹:定州简同,今本及各本作“践迹”。迹,《释文》云:践迹,本亦作跡。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十五《司马朗传》注、《文选》卷五十三陆士衡《辨亡论》注引作“跡”。按:张参《五经文字》卷上云:“迹,经典或作跡。”

[3]论笃:定州简“笃”作“祝”。

[4]君子者乎:《补遗》曰:古本“乎”作“与”。

[5]色状:定州简作“忙状”今本及各本作“色庄”。按:《说文·色部》:“色,颜气也,从人从卩。”则“忙”字实“色”之变体,因隶定而变形也。状、庄,同音通假。

11.20 闻斯行之赤也惑^①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(首尾完整,3)

校勘记:

[1]惑:斯 0782 “惑”作“或”。

11.21 ·子畏于匡颜渊后□^①曰吾以女^②为死矣子曰子在回□□^③死(首尾完整,13)

校勘记:

[1]□: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均作“子”字。

[2]女:定州简、今本同,正平本作“汝”,《吕氏春秋·劝学》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、《论衡·知实篇》引亦作“汝”。按:第二人称代词“汝”多作“女”。

^①按:由于印刷的原因,定州简之“居”字无法正常显示,其字形绝似“居”,只是无最底部之“-”。下文平壤简“则居中”之“居”,依据照片释读为“居”,盖其字形亦与定州简同。

[3]□□: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作“何敢”二字。

11.22 □□□□^[1]与求□□^[2]所谓大□者^[3]以道事君不可则(首尾完整,5)止今由^[4]与求也可谓具臣也^[5]曰^[6]然则从之者^[7]与子曰(首尾完整,17)杀^[8]父与君弗从也^[9](首尾完整,20)

校勘记:

[1]□□□□:定州简此四字作“之问增由”,今本作“之问曾由”。

[2]□□:定州简及今本作“之问”。

[3]所谓大□者:定州简“□”作“臣”,“者”作“○”。今本“□”作“臣”。《公羊传》庄二十四年何休注:“孔子曰:所谓大臣者,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。”

[4]今由:定州简此二字作一“曰”字。

[5]可谓具臣也:定州简无“也”字,今本作“矣”。《释文》云:“忝,古文臣字,本今作臣。”此“忝”乃六朝时所造古文,不足据。

[6]曰:定州简无“曰”字。

[7]者:伯 2620、伯 3254、伯 3402 作“也”。

[8]杀:定州简、武内本同,今本、《释文》作“弑”,斯 3011、伯 3254、《论语集解》伯希和 3606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伯 3606)作“煞”。

[9]弗从也:定州简同,今本及各本作“亦不从也”。

11.23 ·季路^[1]使子羔为后^[2]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^[3](首尾完整,38)

校勘记:

[1]季路:今本作“子路”。《后汉书·刘梁传》注引“子路”下多一“将”字。

[2]后:今本、皇本、《释文》作“费”,伯 2620、伯 3402 作“郈”。司马迁《弟子传》云:“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。”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:郈州宿县二十三里郈亭。《论衡·艺增篇》亦云:“子路使子羔为郈宰。”然《问孔》、《量知》、《正说》各篇均引作“费宰”。孙诒让《札迻》曰:“《论语·先进》篇‘郈’作‘费’。《史记·弟子列传》作‘使子羔为费郈宰’,疑齐《古论语》有作‘郈’者,与今本异也。”洪颐煊《读书丛录》曰:《左》定十二年传:“仲由为季氏宰,将堕三都,于是叔孙氏堕郈,季氏堕费。”子路使子羔,当在此时,或费或郈,权一使之。故《史记》并书之。沈涛《铜熨斗斋随笔》曰:《史记·弟子传》“费”字衍文。盖古本《论语》作“郈宰”,不作“费宰”。《论衡·艺增篇》作“郈宰”,可见汉以前本皆如是。《问孔篇》仍作“费”,乃后人据今本《论语》改。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:“郈州宿县二十三里郈亭。”张氏但释“郈”,不释“费”,可见所据本尚无“费”字。黄晖《论衡校释》卷八云:《论衡》确本作“郈”,《问孔》、《量知》、《正说》并作“费”者,乃所引《论语》明文,浅者得义据改也。《史记》亦只作“郈”,沈说足征。按:《水经注》卷八《济水》云:“韩子曰:鲁以

仲夏起长沟,子路为蒲宰,以私粟馈众,孔子使子贡毁其器焉。余案《家语》言,仲由为邱宰^①,修沟渎,与之簞食瓢饮,夫子令赐止之。无鲁字。”^②或子路另有别任,遂荐子羔以代己也。

[3]有民:王充《论衡·问孔篇》引“有社稷焉”在“有民人焉”之上。

11.24 也孔子讯^[1]之求璽^[2]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^[3]五六十求(首尾完整,33)
也为之比及三年可足民也^[4]如其礼乐以俟君子(首尾完整,19)

校勘记:

[1]讯: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均作“哂”。

[2]璽:平壤简“尔”字均如此书写,定州简同,今本及各本均作“爾”,下同。

[3]如:斯 3011 如作而。按:而、如,经传多通用。

[4]可足民也:今本、伯 2620、《论语集解》伯希和 3192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伯 3192)、斯 0782、天文本作“可使足民”,皇本、正平本、古本、斯 3011、伯 3254、伯 3402、伯 3606 号唐写本(以下简称伯 3606)、津藩本、武内本作“可使足民也”。

赤璽何如对曰非曰能之也^[1]□□^[2]焉宗庙之事如会(首尾完整,21)同端章父^[3]愿为小相焉点璽何如鼓瑟希^[4]璽舍瑟(首尾完整,18)如作^[5]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^[6]子曰何伤^[7]亦各言其志也^[8](首尾完整,24)

校勘记:

[1]非曰能之也:定州简、正平本、津藩本、古本、足利本同,今本、皇本、斯 3011、伯 2620、伯 3192、伯 3402、斯 0782、伯 2584 无“也”字。足利本“曰”下有“敢”字。吴氏《参订》卷六引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云:“非字上有敢字,一本同。按:敢字或在非字之上。下,《补遗》云上,疑误。”

[2]□□: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作“愿学”二字。

[3]端章父: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“父”作“甫”。

[4]撝:定州简此处空一字(□),今本及各本均作“铿”。按:《说文》无“铿”字,手部“撝”字下云:“搗头也,从手坚声,读若‘铿尔舍瑟而作’。”则许慎所见壁中《论语》作“铿”字。又:车部“輶”字下云:“车輶𨔵也,从车真声,读若《论语》‘铿尔舍瑟而作’。”宋本《玉篇》卷六“手部”有“撝”字,注云:“口耕切,琴声。《论语》曰:撝尔,舍瑟而作。与铿同。”《类篇》卷三十四亦有“撝撝”二字,云:“丘耕切,琴声。《论语》:撝尔,舍瑟而作。或作撝,撝,又

①按:今本《家语》及《说苑·臣术》均称子路为蒲宰,《太平御览》及宋代学者引此二书亦同,可见其讹误尚矣。

②陈桥驿:《水经注校证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204页。

知盈切，引也，又苦杏切。”《集韵》卷四平声十三耕亦有“搆搆”二字，并引《论语》此章，云：“通作铿。”^①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卷八平声八有“铿”字，云：“丘耕切，音与阮同，本作鎗，《博雅》：鎗，鎗声也，今文作铿。《广韵》又金石声也，又琴声也，《论语》铿尔舍瑟而作，又桡头也。《广韵》撞也。《文选·东都赋》铿华钟。《集韵》或作鎗。”

[5]如作：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作“而作”。

[6]三子者之撰：斯 3011、伯 3192 无者字。撰，《释文》引同，云：“郑作僎，读曰詮，詮之言善也。”

[7]何伤：定州简同，今本、正平本作“何伤乎”。

[8]亦各言其志也：《释文》无“也”字，云：“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。”伯 3402 亦无“也”字。

曰^[1]莫春者^[2]春服既^[3]成冠者^[4]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（首尾完整，31）汎^[5]风乎舞雩咏而归^[6]孔子^[7]喟然曰^[8]吾与点也三子者（首尾完整，36）

校勘记：

[1]曰：定州简“莫春”上无“曰”字。按：定州简此简（305）首部完整，然上一简（304）整理者只是说明其首部完整，至于尾部如何则不清楚。虽然 304 简已写有 20 字，但比较完整的定州简一般在每简 19-21 字不等，甚至有 22 字者，故无法判断 304 号简末尾是否还有其他文字。然就定州简本章相邻各简均比较完整推论，304 号简尾部不再有其他文字的可能性较大。

[2]莫春者：莫，定州简、今本、伯 2584、唐石经、天文本及沈约引蔡邕《月令章句》（见阎若璩《四书释地》）同，正平本、皇本、古本、足利本、《论衡·明本篇》、《后汉书·仪礼志》注、《文选》何敬祖《答张华诗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均引作“暮”。《释文》作“莫”，云：“音暮，本亦作暮。”按：莫、暮古今字，多通用。

[3]春服既成：既，定州简作“溼”，斯 3011 作“已”。

[4]冠者：定州简、今本、斯 3011、伯 2620、伯 3402、伯 2584、唐石经同。正平本、皇本、古本、津藩本、足利本、天文本“冠者”上有“得”字。《周礼·司巫》疏引“冠者”、“童子”二句，童子在上，冠者在下，语序与今本不同。

[5]浴乎汎：《论语笔解》云：“‘浴’当为‘沿’字之误也。周三月，夏之正月，安有浴之理哉？”按：此乃韩退之臆断，不可从。汎，定州简、今本及各本作“沂”。斯 3011 “沂”下有“水之上”三字，恐涉注而衍。

[6]咏而归：咏，定州简同，今本、正平本作“詠”。归，各本同，《释文》亦作归，云：“郑本作饋。饋，酒食也。鲁读饋为归，今从古。”按：《弟子传》引作“詠而归”，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一作饋。”是太史公本用《古论》作“饋”，后人据

^①王应麟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卷四云：“《集韵》引‘焕尔，舍瑟而作’。”

传本《论语》改作“归”也。

[7]孔子:今本作“夫子”。

[8]喟然曰:定州简“曰”上空一字(□),今本、正平本“曰”上有“叹”字。《弟子传》引作“喟尔叹曰”。

出^[1]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其^[2](首尾完整,29)志已^[3]曰吾子^[4]何讯^[5]由也子曰^[6]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(首尾完整,25)

校勘记:

[1]出:定州简“出”字处空一字(□)。

[2]各其:斯 3011 同,各本“各”下有“言”字。

[3]已:今本、正平本作“也已矣”三字,伯 3192、伯 3402、伯 3606 作“也”字。伯 2687 该句径作“各言其志”,下无语助虚词。

[4]吾子:皇本、古本同,皇《疏》云:“点呼孔子为吾子也。”今本、正平本作“夫子”。

[5]讯:今本及各本作“哂”。

[6]子曰:正平本、皇本、古本、伯 2620、伯 3192、伯 3402、伯 3606、足利本、天文本同,今本、伯 2549 无“子”字。

赤也为之小^[1]孰^[2]为之大^[3](首尾完整,32)

校勘记:

[1]小:定州简、今本同。皇本、古本、津藩本“小”下有“相”字。

[2]孰:定州简、今本、正平本“孰”下有“能”字。

[3]大:定州简、今本、伯 2620、斯 3011、伯 3192、伯 3402、伯 2584、唐石经同,正平本、皇本、古本、津藩本“大”下有“相”字。按:何晏《集解》引孔安国曰:“赤谦言小相耳,谁能为大相。”如此,则《古论语》经文似均作“小相”、“大相”。

12.2 中弓^[1]问仁^[2]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(首尾完整,7)所^[3]不欲勿施于人^[4]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中弓曰雍(首尾完整,23)

校勘记:

[1]中弓:今本及各本作“仲弓”,下同。

[2]问仁:《弟子传》引作“问政”。

[3]所:今本及各本“所”上有“己”字。按:平壤 7 号、23 号简均首尾完足,从照片上也看不出缺少文字的痕迹,估计“己”字是抄写中误脱。

[4]勿施于人:定州简“人”下有“也”字。

12.4 忧不惧曰□□^[1](首尾均残,残简 9)不惧斯谓之^[2]君子已乎^[3]子曰内

省不久^[4]夫何忧(首尾完整,2)

校勘记:

[1]□□:今本及各本作“不忧”二字。按:从平壤简出土的原始照片看,第9号残简显露的部分约占全简的二分之一稍强,而显露出来的部分是简的下部,且损毁并不严重,所以在2号完简与9号残简之间,并没有文字上的脱节。值得怀疑的是:除去可以辨识的“忧不惧曰□□”六字,今本《论语》上还有“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”十一字,如此,则全简仅17字,与平壤简之体制不合。

[2]斯谓之:今本同,正平本、皇本、古本、津藩本作“斯可谓”。足利本、《弟子传》引作“斯可谓之”。

[3]已乎:伯2620、斯3011、《弟子传》引无“已”字。朱熹《集注》本或作“矣乎”。

[4]久:今本及各本作“疚”。

12.5 而有礼四海之内皆^[1]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^[2](首尾完整,26)

校勘记:

[1]皆:今本、唐石经、伯2584同,正平本、皇本、古本、足利本、伯2620、伯3402、天文本、武内本、津藩本、《盐铁论·和亲章》引及《文选》苏武《诗四首》注引“皆”下有“为”字。

[2]兄弟:今本、正平本“兄弟”下有“也”字。

12.8 乎夫子之君子^[1]也驷(简尾残损,残简11)

校勘记:

[1]君子:今本、正平本“君子”上有“说”字,疑平壤简误脱。

12.9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饑^[1]用不足如之何有若^[2]对(首尾完整,9)

校勘记:

[1]饑:定州简、今本、《公羊传》宣十年何休注引同,正平本、皇本、古本作“飢”。《释文》云:“饑,郑本作飢。”

[2]有若:《群书治要》引无“有若”二字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